

悼念吴师

——吴师逝世一周年记

汤彦承

(1926~)，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我受业于吴师可分两个阶段叙述：一在1950年前，我读于清华大学；一在1950年后，我工作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初期名为植物分类学研究所）。我于1946年进清华大学就读于生物系，1947~1948年，吴师为我们讲授“普通植物学”（又名植物形态学），他以世代交替为主线，列举藻类、苔藓、真菌类、蕨类、裸子植物各大门类的代表种，讲述它们的生活史。1948~1949年，讲授“本地植物”（local flora），又称初级植物分类学，1949~1950年，讲授“高级植物分类学”，前者以刘毅然《植物分类学》（C. J. Liu, Systematic Botany of the Flowering Families in North China, 1934）为教本，后者以哈钦松《有花植物科志》（J. Hutchinson, the Families of Flowering Plants I-II, 1926、1934）为教本。虽然有教本，并备有自己撰写的讲义，吴师在讲课时，却常撇开课本和讲义，凭他对植物的熟悉，娓娓讲来。有些人认为分类学课程很枯燥，但我可毫不夸张地说，吴师把它讲活了。吴师不但传授科、目的特征，我还在他旁看他整理3万张种卡，也使我稍懂植物分类学方法，以致使我于1950年被分配至植物研究所后从事植物分类学工作比较顺利。

吴师为人和蔼可亲，当时他已任植物研究所副所长，有疑问时却可直接向他当面提出。有一次他还帮助我鉴定标本，这是在1952年，领导上嘱咐我与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合作，调查黑龙江黑土地地区的植被，其目的为当时学习苏联草田轮作制，寻找合适的豆科和禾本科植物。调查结束后，土壤所同志为了写总结报告，需要一份所采的植物名录，要求在几天之内完成。我当时在限定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心里非常着急。吴师在几小时内，就帮我将标本鉴定完毕，使我如释重负。

1958年，作为科普读物，吴师撰写的《北京的植物》出版，全书只有25页，其中（14页）大部分为植物图片所占，他把植物区系、植被和资源植物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指出北京植物区系在冰期内没有受到冰川的侵蚀，是第三纪植物区系的直接后代，属典型北温带性质的，但现在还残留着合欢、臭椿、香椿、黄连木、栾树、文冠果、牛耳草等热带、亚热带植物，说明本区区系有着更为喜暖的祖先，其原先的群落类型可能属于热带散树草原或季风林式。在植被一章中，在研究植物群落演替时要注意“标志种”，他列举海拔1100米以上桦木逐渐加多，直至2200米的灌丛、矮林或极密的幼年林，实际上是云杉林被破坏后所形成的次生群落，林内灌木以忍冬为主，而地皮则有大小口袋、京报春、金莲花、鹿蹄草等高山种类。他告诫我们，现在本区虽无云杉生长，若发现有上述植物，则指示曾生长过云杉林，上述植物即是云杉林的标志种。这使刚从事植物分类学的我，较深刻理解了今后从事分类系统学研究必须要将植物区系和植被结合起来。

吴师于1958年调任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虽远隔两地，我还是有向他学习的机会，例如于1964年，他带领我所张永田同志和我赴越南北部考察三个月，使我对热带植物稍有认识。60年代中期，植物所要部分搬迁与昆明植物所合并，为配合基建工作，领导上派遣我至昆明，后以西双版纳植物园为据点，调查该区的野生食用植物。两项工作，使我在云南滞留达半年之久，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作罢。在此期间，我随时向吴师请教，得到他不少教诲。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植物志》主编俞德浚先生因病（后去世）吴师作为副主编（后主编），几乎每年召开一次编审会，采取集体审稿的办法。我虽非编委，亦常被邀请参加。每人初审一卷或一科，除去一些格式问题外，将本卷或本科内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他一一解答，最后他还总审一遍。由此项工作，我也向吴师学习到不少分析和判断分类学上的能力。



2008年1月吴老进京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汤彦承（左）和路安民（中）去宾馆看望吴老

1990~1994年，由吴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分四个大组进行，每年要开一次汇报会，吴师听取汇报后，对每组本年度和下年度工作均有指示。我虽参加其中一组，却能从吴师的指示中获得对植物区系工作全面的教诲，以致在本项工作结束后，我又参加他领导的《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专著工作。

吴师除国内考察各地之外，在国外除非洲外到各大洲多国进行考察、访问或交流讲学，因此他在植物区系和植物系统方面的成就是国际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后被选为美国植物学会外籍终身会员，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世界自然保护协会（IUCN）理事，以及苏联植物学会通讯会员，并获得“COSMOS”国际大奖，在国内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师认为自己是信奉母亲家的“五之堂”的格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终有所得。说得通俗一些，他的成功分明就是王国维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所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我在2011年12月患重病一次，愈后身体变得更虚弱，并行动不便，以致去年未能来昆参加恩师追悼会，成我终身遗憾。

